

孙少山散文

荒楼

孙少山 /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孙少山散文

荒

楼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楼 / 孙少山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 - 7 - 5387 - 3212 - 2

I. ①荒… II. ①孙… III. ①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9802 号

荒 楼

作 者	孙少山
出 品 人	张四季
责任编辑	刘禹婷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	130011
电 话	总编办:86012927 发行科:86012939
网 址	www.shidaichina.com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31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一 辑

荒楼	(3)
天籁	(12)
沉重的落日	(16)
那年好大雪	(20)
古城爱辉	(22)
废弃的大道	(25)
消失了的月光	(28)
衣锦还乡	(30)
十八站	(52)
沉重的文化	(55)
帕斯捷尔纳克故居	(60)
仰望星空	(62)
怀念矿村	(64)
热爱土地	(68)
渐行渐远哈尔滨	(70)
东宁	(73)
大肚川	(76)
胡布图河	(79)
在风雨中奔跑	(83)
不能忘却的记忆	(85)
要塞居住十六年	(89)
秋天的树林	(91)
母亲和妻子	(94)
县城	(97)

白果树	(99)
故乡	(101)
西阿陀	(103)
弃屋与僧人	(110)
雨中列车	(112)
窗外的小院	(114)
呼兰河,呼兰河	(116)
马桥河	(118)
遥远的江,黑色的江	(120)
吉林风情	(127)
总把新桃换旧符	(129)
又见呼玛河	(132)
大兴安岭上的偃松	(134)
悲情草原	(136)
骑手	(137)
马群	(138)
牧主	(140)
翻看自己	(142)
载不动,许多爱	(144)
秋之思	(146)
萧萧铁马鸣	(155)
旷野与舞厅	(157)
冷云小学听国歌	(160)
大兴安岭	(162)
鄂伦春人	(164)
天生一个仙人洞	(166)
七月的乡村	(168)
翻越虎峰岭	(170)
方正	(181)
俄罗斯	(183)
东流与南归	(186)
寂寞断桥	(188)

第二辑

可怕的纯洁	(193)
三婶	(196)

伙计,家乡的桃花开了.....	(199)
请珍惜阳光	(201)
邻家大婶杨沫	(204)
烟雨五月下扬州	(207)
农民和钱币	(213)
老伴儿	(217)
信念	(220)
生产队长到我家	(224)
蝉的故事	(227)
妯娌	(229)
活着的拉斯普京	(231)
父亲	(233)
最恐怖的死亡	(242)
矿工下一代	(244)
月移花影玉人来	(246)
飞鼠	(248)
祖父的情人	(251)
陶片上的小孔	(254)
1968 年的我	(256)
西山人家	(290)
金融危机与苦行僧	(292)
神龟	(294)
老屋	(296)
丑陋的英雄	(298)
父母官	(300)
古画	(304)
骨灰	(306)
和列宁握手的人	(308)
家畜们	(310)
江天辽阔	(321)
山里的孩子	(323)
童年记忆里的“明星”们	(325)
同桌的你	(327)
先我而去的弟兄们	(329)
山民	(348)
永远的老师	(350)
农民和房子	(352)

电影院	(354)
朝鲜族朋友	(356)
读叔本华,听《二泉映月》	(358)
寻访大木匠	(361)

第三辑

警惕理性	(365)
缺损的人格	(368)
我差点儿成了英雄	(370)
慈禧太后和英国女王	(372)
惯坏了的人类	(374)
神圣的后院	(376)
制度与文化	(378)
生命之美	(380)
懦弱者的自白	(382)
唐僧取了些什么经	(384)
耶稣之手与阿司匹林	(386)
飞行的石头	(389)
鲁迅小说里的细节	(391)
千秋功罪说大清	(393)
我们的“领袖”	(396)
总统与球星	(398)
送给盲人的红玫瑰	(401)
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	(403)
杜鹃杜鹃	(405)
竹子和小麦	(407)
胶树的刺	(409)
我们这一代	(411)
我被谁阉割了	(413)
人在战乱中	(415)
敬畏年轻	(417)
职业习惯	(419)
楼上的人与笼子里的鸡	(420)
表弟和狗神	(422)
脸面与屁股	(424)
京剧与现代艺术	(426)

丑陋的文化	(428)
适得其反	(430)
书的变迁	(432)
正在丧失的	(434)
年龄的忌讳	(436)
我退休啦	(438)
也谈男女有别	(440)
说“恐惧”	(442)
诗意的年代	(444)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446)
劳动节	(452)
善意的谎言	(454)
尴尬的角色——父亲	(456)
生命的意义	(459)
我看《动物世界》	(462)
勇敢的小牛	(464)
洗脸	(466)
信仰	(468)
怎样的一代	(470)
可怜的男人	(473)
强迫微笑	(475)
农民	(477)
越穷越奢侈	(479)

第一輯

荒楼

半夜里，妻子忽然哽咽着说：“卖了房子，再也没有个家了……”我安慰她说：“房子怎么能算个家呢？到城市里住，公家会分给咱们房子的。”

“你也知道，那可不是公房，那是咱们俩，那几年……”她终于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也忽然一下子心里翻江倒海，泪水刷刷流下。

“哎，你这抖索在十二月寒风里的，路边的蒿草呀，以你的枯败来显示了这北方的悲哀。一座孤楼，立在夕阳中，立在山坡上，破败的门窗空对着山野茫茫，一位孤独的老人，徘徊在自己的坟墓旁……”

这几句话，是我在大楼住的时候写在记工本上的。

所谓“大楼”其实只是一幢二层小楼，只因在这荒山野林里除它之外没有比它再高的建筑物了，我们便叫它“大楼”。

水泥砖砌成的，已经破败不堪，整条山沟里到处都布满了碎砖烂瓦，长满苔藓的街道，横七竖八的房屋基础，毁坏的台阶，烧成黑炭的木桩，仔细观察还可以分辨出街道分布、球场、公共厕所，甚至还有浴池。这一切都让你不能不想象出这里当年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小镇，而铺展在眼前的却是一片黄色的艾蒿在寒风里瑟瑟地抖动着，孤单的大楼好不凄凉地立在那里。

据说，这是战争时日本关东军的一座陆军医院，炮火把一切都夷为平地，不知为什么这座小楼却幸存了下来——虽然墙壁上也布满枪弹的痕迹。废墟上长起来的榆树都有碗口粗了，大楼里搬来了新主人，这是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们。这里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整幢大楼只住了五户人家，大部分的房间都闲在那里，远远望去，空洞的门窗就像瞎了的眼，有几个摇摇欲坠的窗扇挂在墙上，像一个人断了的胳膊被风刮得荡来荡去。

在一个寒冷的春天，青草还没有发芽，我带着一个女孩子走进了这条山沟。我扛一个行李卷，她挎一个篮子，她就是我新婚的妻子。多年之后回想起来犹然酸楚揪心，总像能看到一条苍黄的山沟里，一前一后踉踉地走着两个人，夕阳照在他们身上，四周一片沉寂，一片荒凉。

我一看那破烂的门，透着风的窗，黑洞洞空落落的屋子，忽然想放声大

哭。一路上像个无知的孩子跟在我身后的她，这时却信心百倍地说：“快，你去撮几锹土来，先把这屋的地垫平。”地面都给老鼠洞穿得坑坑洼洼。看着她那双大脚飞快地挪动着，把我弄进屋的新土踩平，在这一瞬间，我知道她可以和我共同地承担起生活的担子。我的心情也愉快起来，跑去附近的朝鲜屯子买回了两只碗，两双筷子，两个水桶，一口铁锅，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家了。

因为有了她，在这荒山林莽里我不再孤独；因为有了她，在这远天远地里我不再彷徨；因为有了她，在这冰天雪地里我不再忧伤。我有了一个家。

我们要创家立业。

她和她的伙伴们在河里玩儿，女孩子们坐在沙滩上，并拢大腿，把水捧在两腿间，比赛看谁能让水一点儿也不漏。忽然娘站在崖上喊她回家，她啪哒啪哒跑回村里。八十岁的祖母笑着告诉她：给你找下对象了，在东北。并把我的一张小照片儿给她看，她看了一眼说：“中。”

大娘家大姐就在东北，每到过年就邮回来十块钱，大娘总要把那十块钱给大家都看一遍。她牢牢地记住了爹和娘看那钱的眼神，也记住了那张蓝色钞票的样子，她也要上东北，也要过年给爹娘邮回那样的十块钱。

那年她十八岁，傻得什么都不知道，她去问一个刚结了婚的伙伴，结婚到底是怎么回事？伙伴红着脸说：“俺没法儿说，等结了婚你就知道了。”她就是怀着一肚子的疑问和一个十块钱的伟大理想，千里迢迢跑到东北投奔我来了。

她把理想深深地掩藏在心底，从没让我知道。盖房子那年我们穷得分文没有了，但是临过年她仍然坚持要寄回家十块钱。我大怒，打了她一个耳光。吃了耳光她也不屈服，坚决要寄这十块钱。我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如果我知道这是她的伟大的理想，就是再穷，我也会心甘情愿去想办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可是她一直对我严守这个秘密。大约是十多年后，偶尔闲谈，她才说了她之所以到东北的伟大理想。

也许，正是因为她怀揣着这么个理想，才能从容不迫地陪着我母亲在来的路上蹲了半个月的监狱。现在，我怎么也想不通公安局把这么一个傻姑娘和一个老太婆关起来有什么用？她们会是什么罪犯？但他们就是关住不放，给她们吃半生不熟的高粱米，吃猪在上面拉屎撒尿的冻白菜。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句话，说当时的整个中国就是这样，深有同感。一个人在马路上走，没有相应的证明就可能被抓起来，农民要赶个大集都必须去生产队请假。

为投奔我这个未曾谋面的丈夫，她可以说是受尽了千辛万苦而英勇不屈毫不动摇。

从此,天还不亮我就翻过山去下煤洞子里推大车,她就在山坡上开荒种地。她是黑人,没有户口,没有口粮,必须自己种粮自己吃。我每天从煤井里爬上来顾不得休息,和她一块儿刨地开荒。我们砍倒树,再刨出树桩,偷偷地在树林中开出一块又一块小小的土地。如果大一点就有被生产队发现而没收的危险。最难刨的是那种塔头草甸子,它们坚韧得像胶皮,砍不断扯不烂。钢铁的镐头刨秃一把又一把,柞木镐柄折断了一根又一根。最容易开垦的是杨树林子,那些胳膊粗的小树,我们抓住,一齐喊声,一、二、三!一用力就能连根拔出。东北由于地下寒冷,树根都扎不深。翻开乌黑的土地,撒下金色的种子,我们期待着收获。阳光是那般明媚,山林是那般青翠,我们累了,躺在干燥的枯草上,听着布谷鸟急迫的啼叫,玉米苗在疯一般地生长,很快就结出了硕大的棒子。只要有双手,就没有饿死的人!她像发现了真理似的叫道。

山里的女孩子都发育得晚,母亲说,在来东北之前,她瘦得像个黄瓜架,老长的脖子。她是嫁给我之后才真正发育起来的。尽管我们一天三顿只吃玉米面和咸菜头,尽管我们一天到黑都在拼命干活儿,但她还是一天天健壮起来,她的肌肉结实得像装满粮食的麻袋,力气大得惊人。进入了青春期的女孩子是一生中最漂亮的时期,即使一个极其一般的女孩子也会在这段时间内放射出动人的异彩,哪怕你给她穿上破衣烂衫也掩盖不住她通体的光辉。她最美丽的青春就给埋没在那荒山野岭里了。只有一天,我和她无意间在一条两边都是密林的小路上相遇了。也许是我一时走神,只十步远竟然没认出她,当时心里一惊:呀,这个女人真不错啊!完全用客观的眼光去看自己的妻子,我相信,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愣了很长时间,直到她站在我对面才回过神来。

荒野中这座孤楼就是我的家,温暖的家。什么是家?对一个男人来说就是妻子加房子。我有了一个家,尽管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凄凉。每当我从煤矿回家,远远地看见它,四周是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山,它寂寞的站立着,倘若不是那破败的楼顶上还擎着一缕炊烟,你不会相信这里还有人居住。走到楼的背后,冷风刺骨,雪粉打着旋,叫我每次看到就悲伤的是那灰色的墙壁上白石灰写的一条大标语:“青年们!把我们美丽的青春献给我们的石油城吧!”这是公元1958年的痕迹,国家曾经要用这里的煤炼油,这里曾经聚集着大批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我仿佛看到他们唱着歌儿,热火朝天地在劳作。他们的青春留在这里了,而现在他们人在何处?

夜里,北风沿山谷奔驰而来,在空洞的楼顶上呜呜响,残存的破窗扇咣咣咣一夜不停,总叫人觉得有一个人在走来走去。妻子发抖地抱紧我。我不迷信,不相信什么鬼魂,但也时常觉得我们是在一片汪洋大海里漂荡着。

我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度过那些漫长的冬夜的,只记得她每天早晨起来都要用铁铲乒乓地敲破水缸里的冰才能取水做饭。青春的活力抵抗了荒野的严寒。

下大雪了,大雪封住了瓦上的缝隙,家雀们找不到自己的窝了,只好飞到空屋子里住宿。我手里拿着电石矿灯,妻子举着树枝上楼去抓它们,我们黑糊糊的影子在白色的墙壁上移动,像张牙舞爪的恶鬼。这些可怜的小东西只敢在有灯光的亮处逃来逃去,最终都给树枝打落下来。一次能捉几十只。她欢叫着,在空洞的楼房里蹦跳着,像个孩子。

她也常在夜里哭,想家。这是我毫无办法的事情,那几句安慰她的话我自己都听烦了。她哭的样子倒不错,真的,挺动人的,先是那嘴瘪着,泪水就扑簌簌流了下来。和我打架的时候就不同了,她会咧开大嘴拼命地嚎,嚎得我六神无主,直想翻跟头。我们的脾气都可以,常常为了一句话就打起来,我把她打得口鼻流血,她抓得我少皮没毛,打完架,我给她打水洗干净,她第二天早晨若无其事地爬起来给我做饭。

我最怕的是她打完架不吃饭,哀求也不行的时候我会突然跳起来,把拳头直杵到她鼻子尖上,叫着:“吃!你给我吃!不吃我就揍你!”她流着泪,像老牛吃草似的把饭在嘴里拌来拌去却总不下咽,说:“俺咽不下去。”

“不行!咽不下去也得咽!”我疯狂地吼叫着,两眼急不可待地盯在她的嘴巴上,恨不能用棍子给她往肚子里捣。当时我觉得她一顿饭不吃就是无法补救的损失。我的残暴却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多年后,她常和她的伙伴们说起我逼她吃饭的故事。她的伙伴们刚好相反,一打架丈夫就不给她们吃饭。

一条荒凉的山沟里,蜷伏在战争的废墟里以避风雨,这是已经够可怜的人们了,然而厄运并不顾惜他们。县体委要盖体育馆,要拆掉大楼用这些钢筋和旧砖。我们还居住在下层,他们就把上层的墙壁套上钢丝绳,用拖拉机拉塌下来。钢铁的履带轰鸣着,把我园子里碧绿的土豆秧、玉米苗顷刻碾作了烂泥。倒下的墙壁堵住了我的屋门。一个从城里来的孩子,站在楼上瞄准我的水桶扔砖头,直到把它砸扁为止。

一个又黑又胖的家伙,点着指头对我:“喂,你过来,过来……”

我怀着友善的愿望走到他跟前,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正抱着我们的第一个儿子。他开始了他的训话:“——我告诉你,这里的一块砖头,一根木头,都不准你动,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告诉你们,他就是公安局的——”他指着旁边一个身穿黄上衣蓝裤子的人说:“对付你们,他有的是办法儿!”

我气得浑身哆嗦,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到家躺在炕上半天没动。十年

后我在县城里经常遇到这个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滑冰教练员。

不能不承认正是由于这个人的激发,在漆黑的夜里,我把妻子从炕上拖起来,逼迫她跟我一起去抬一架梁柁。她吓得说话都变了声音,但是我的凶恶让她不敢不服从。在杂草丛生、崎岖不平的山坡上,我们抬着一架巨大的梁柁向树林深处走去,沉重的落叶松木头几乎要压断我的腰。我一点儿也不顾惜她,压低声音喝骂着:“快走!你他妈的快!”

这是我为自己盖房准备的第一根木料。

第二天县城里来了一台汽车运走了这些木头。我站在山坡上看他们搬运,那样一架梁柁他们是四个人往车上抬的。

我们从大楼里给赶走了,失去了可怜的家。他们用炸药把那战争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大楼又炸成了一片废墟。数年来,我每次从那里经过都要呆呆地站在碎砖烂瓦上很久。在这片废墟里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按照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习俗,把衣胞埋在了屋里的地下。我还能找得见那我们睡过的那小块土地,还能闻到当年的那股味儿。

春天,山林里充满了各种树木的清香。我带着她上山偷木头,这种偷盗并不惊险,住在山里的人们都是靠偷伐树木盖房子的。伐倒之后,生产队就派牛车给拉回来。即便是让林场的人抓到,也不过就是没收,或罚几个钱让你把偷的木头拉走。天气很暖和,林子里的枯草和树叶给阳光晒得毕剥作响,四无人声,浓密的山林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一人一把大锯,我指示她哪棵要伐,哪棵不要,并且一边催促她快干,一边嘴里斥骂她干得太笨。她给骂得嘟着嘴巴一声不响,只能拼命地拉锯,但总比不上我。其实,伐树,一般男人也比不上我,但我总觉得她应该干得跟我一样才对。

年轻的树们一棵棵给锯倒了,哗啦啦地响着,整座山林都在震动。有柞树、桦树、杨树,它们十分委屈地躺在地上,因为刚刚长了叶子,一年的生命才刚刚开始就遭到了屠杀,并且,远还没有到它们寿命该结束的年纪。树也有血,钢锯片给它们的血染成了吓人的紫色。

伐够一车,我们就必须把它们抬出林子,脚下不是乱石杂草就是灌木,举步维艰,我渐渐给沉重的木头压得火了,恨恨地说:“你他妈的只知道抬小头,总让我一个人抬大头!”她气得要死,但又不敢说什么,从此就每棵都抢着抬大头,我后悔了,要夺下来,可她就是抱住不放。

今天回想当初,我再也找不到那么一个能挨骂又能抬树的女人了。那时她能咽得下气,但又绝对不是窝囊废。以我那坏透了的脾气,老天爷专为我打造了这么个女人给我。看电影《白蛇传》,老艄公的一句唱词让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来共枕眠。我常常觉得我和她这辈子可真不容易。哎,这个傻乎乎的女人。

若把人生比作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段旅程,那么,艰难的那段旅程是她和

我互相扶持着走过来的。即使这是一根棍子也是不能不感激它的。

后来我到北京上学了,她说:“过去,你下煤洞子,我觉得还好,咱们还算得上是两口子,现在,我觉得不行了,自己知道没文化……”

哎,文化,文化——

她不是我所选择的,我也不是她所选择的,是命运稀里糊涂把我们弄到一起来的。曾经有一次,我对她说:“我们去领一张结婚证吧。”我们结婚时都没有户口领不出结婚证。

“要那有什么用?”她说。是的,儿子都和我一般高了,现在再去领那东西有什么用?

房子!房子!那一年我睡觉都在做梦弄房子。没有钱,但是我们必须盖房子!

我们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勇气了,明天就要动工了,今天还没有买一块瓦的钱。她再也不能有那么厚的脸皮了,没有钱雇车,她就跑大道上去哀求那些过路的牛马车给顺便捎石头。她又去哀求那些拉煤的汽车从县城里把瓦给拉回来。她一天到黑东跑西窜,我向来拙于言辞,凡是求人的事情全推给了她去做。我的伙伴们都夸她有本事,其实我心里明白,那算什么本事,豁出一张脸皮罢了。

那时她正怀着我们老二,但是搬石头运砖瓦,她勇气百倍;她赤着脚,高高地挽起裤腿子,挑水和泥,抹墙勾缝,什么都干,无所畏惧。叫她为难的是我们没有像样的饭菜来招待前来帮工的伙计们,她只能以带着歉意的笑脸求劳累了一天的伙计们原谅。

天灾,我们遇上了真正的天灾!做土坯是东北地区盖房子最大的工程,也是最累最苦的活儿。当伙计们帮我做了一整天土坯,已经完工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而且一连三天。第三天早晨我到坯场一看,辛辛苦苦做好的坯全部给大雨浇得稀里哗啦。我蹲在那里看着这些白费了我们无数汗水的烂泥,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她拉我起来,说:“这没什么,我们重新干!”

据她说我那次流泪了,她第一次看见我流泪。我不记得我是否真的流过泪,但那次打击对我确实够大的。“重新干”说起来容易,即使伙计们愿意重新再来帮工,我连管他们一顿饭的东西都没有了。

房子终于盖起来了,有一天很晚了,我从山沟里下来,迎面出现在我眼前的新房子让我大吃一惊,呀,这是多么宏伟的建筑啊!真的,那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宏伟壮丽的建筑物,在昏暗的天光下它是那么动人心魄。

后来每当我们打架时,我说:“你给我滚出去!”妻子就会毫不示弱地以同样的音高说:“你给我——滚出去!”

的确,这房子更应当算是她的。

她爱极了我们的这座土坯房子，每到过年她都要粉刷一遍。我说：“今年就算了吧，墙都很白哪。”她说：“不用你动手，我自己干！”她弄水和石灰，我就躲一边。只有当她给石灰侵蚀了眼尖叫起来时，我才去帮她吹出来。

我远离家到北京上学了，她给我来信说：“我把外面屋的地面打上了水泥，里面屋地面铺上了砖……”在当时的农村，这算是很豪华的装修了。下面她接着说：“我知道你肯定是不让的，你就回来打我吧。”我曾经告诉过她，那房子我们不会住很久了，不要再做任何修理了。但是她总要每年都进行一次仔细的收拾。

水泥地面比黏土地面的优点在我暑假回去就领略到了，忘记是因为什么事我发火了，一挥手把桌上的一只碗和一个瓷盘扫地下，只听得叭叭两声就粉碎了，清脆利落。当我气呼呼地走到院子里，忽听得身后叭地一声更响亮。我大吃一惊，以前我摔家具她只是哭，今天怎么啦？屋里乒乓接连响起来，我只好装作听不见走出去。中午回家吃饭时，她把饭做好了，但是没有一只碗。我说：“我他妈的摔了两个，你摔了几个？”

“四个。”她说。

“好啊，你大有进步了！”我说。

“我不能再受你欺负了，不要就拉倒。”她说。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打架，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更亲密起来。她很怀念那些打架的日子。那时我是多么的霸道啊，我摔碎的东西，强迫她收拾起来，她一边哭着一边干完这屈辱的活儿。

我问过她：“如果我真的不要你了，你怎么办？”

她说：“反正不会饿死，找个能挣饭吃的就行。”

势所难免，非得离开这条小山沟不可了。黄昏时分，我独自爬到西山坡上，久久地注视着夕阳中这个卑微的小山村，它是那么的宁静，连狗都不叫一声。家家屋顶的炊烟也直直地竖着，一动不动。时光在流逝，在这里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无数的血汗浸入了这块土地。我看着我的房子，它毫无出奇之处，和大家一样，土墙瓦顶，心平气和地待在山坡上。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就和妻子一样，虽然不再年轻漂亮，但只要你看上一眼，就会有一种东西叫你心都颤抖。妻子就要跟着我一起远走了，可是它却不能不仍旧待在这里。刚建起来时它在村子最外头，面对着一片旷野。每当我从山里回来，转过山脚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觉得它又壮观又神秘，像是不知哪天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现在，在它的前前后后都盖上了房子，儿子说：“爸，咱们家的房子越来越叫人家给包围了。”

人，其实是应该有私有财产的，特别是房子。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之外，它还是你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你很难想象成千上万人所共住的一座楼房你